

石上節録

三

家傳

第六

新刊納本

和書門
三白二白一
類
三架函號
三冊

內閣文庫
和書
三架函
三冊號
三架

內閣文庫
番號 和 34241
冊數 3 (2)
函號 267 2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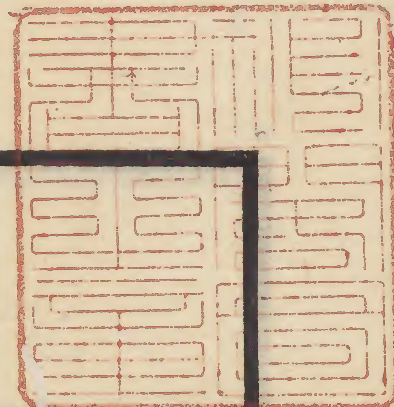
共三



名節錄卷之二

宇佐美定行

宇佐美定行。其先曰宇佐美祐茂。仕源賴朝。以功
賜食邑伊豆。定行其十五世孫也。父曰孝忠。徙越
後琵琶嶋。仕上杉房能。永正六年。房能臣長尾爲
景。叛弑房能。奪越後時。孝忠旣沒。定行起兵琵琶
嶋。討爲景。兵結至十三年不解。大永元年。上杉憲
房。上杉定實。諭兩家息兵。於是定行與爲景和。天
文七年四月。爲景略越中。定行從焉。以部兵攻拔



松倉城爲景與神保良衡。椎名泰種等戰仙壇野。敗。衆大擾。定行自松倉城赴援。擊敵兵卻之。收敗卒。還爲景四子晴景、景康、景房、景虎。景虎爲人勇悍。諸將多屬意。而老臣胎田常陸擁晴景爲亂。殺景康、景房。定行與景虎乳母夫本莊慶秀助景虎擊晴景。殺之。盡平餘黨。定越後。景虎旣立。承上杉憲政後。肩杉氏。更名輝虎。削髮號謙信。定行輔謙信。與武田晴信戰川中嶋。功最居多。永祿七年。謙信忌姊夫長尾政景陰使定行圖之。定

行固諫。不聽。定行乃誘政景。俱遊野尻湖水。乘漏船同溺。謙信揚言以私憾相鬪。收其采邑。養政景子景勝爲嗣。定行自少好潔齋。年五十七不娶。謙信勸其畜妾。生二子。曰定勝、勝行。後遣其妾。不復近婦人。定勝與甘糟清長、桺崎景家拒北條氏兵於武藏。死于上尾。勝行爲嗣。稱民部。天正六年。謙信卒。景勝立。勝行欲立功贖父罪。常潛從軍。十一年。景勝討新發田。因幡。勝行潛從。獲二甲首。因平林某請謁。景勝以定行故不許見。朝鮮之役。屬小

西行長攻平壤。斬明將史儒。獻其首於豐臣秀吉。秀吉賜書賞之。後避仇歸匿越後。關原之役。赴難於會津。事平。復匿越後。大阪之役。豐臣秀賴招勝行。不應。尋以病沒。長子藤三郎。居米澤。與人鬪。諍割腹死。次子勝興。稱造酒助。大阪冬役。潛從上杉氏將松本某。戰鷓野。夏役。隸使番村瀨左馬助。有功。事平。中納言水戶侯賴房召祿之。後有故去。終于京師。子曰大關定祐。仕大納言紀伊侯賴宣。取

武家閑談。上杉家將士列傳。按將士列傳。以定行為祐茂十八世之孫。今從閑談。胎田常陸。一作昭

田常陸。胎昭字似。邦音亦相似。姊夫政景。一作妹夫政景。

論曰。宇佐美定行之死。余竊怪焉。謙信命定行圖政景。定行獨殺政景而可。何必與之俱死。假令政景倔強。以定行之智。豈無奇策。乃輕死同溺。而謙信亦不為少惜。則知謙信意不獨疑政景。并疑定行也。蓋謙信圖政景。非以叛也。忌其能也。政景有姊夫之親。未嘗有過失。而猶不免。定行於謙信。非有骨肉之親。又嘗與其父構兵。特以其有才略。收為帷幕之臣。而其能遠出政景之右。謙信既忌政

景。是忌定行也。定行諫而不聽。而後知禍必及已。故寧死而不辭也。勝行立功贖父罪。而景勝不釋。終使君臣之間不相得。得謂非謙信誤之哉。

杉原親憲

杉原親憲。稱常陸人。父曰大關親益。仕上杉氏。上杉氏將杉原憲家。養親憲為嗣。親憲從謙信有功。及謙信卒。景勝立。得罪奔會津。仕葦名盛隆。尋得釋。再仕景勝。上杉家將士列傳慶長五年。景勝老臣直江兼續。與石田三成謀除東照公。勸景勝舉

兵。公討景勝東下。三成起兵美濃。將夾攻之。公聞三成起兵。途還軍。將士聞之相賀。親憲獨蹙額曰。是乃我之不幸也。內府舍我而攻三成。三成必敗。三成敗而後攻我。我勢孤。如何得拒之。常山紀談九月。景勝遣兼續將兵二萬。攻最上義光。親憲監軍。兼續與諸將議。從上野山攻山形。會幡屋城兵通款約內應。兼續喜。遽赴幡屋。親憲說兼續曰。幡屋末也。山形本也。其本覆末。不攻自降。且幡屋路隘。不復行大軍。敵或謀以幡屋餌我。急修山形守備。未



可知也。不如遣一將當幡屋。大軍直指山形。兼續

素與親憲有隙。不聽。武邊咄開書。本書兼續將一

全。大攻拔幡屋。使上泉主水。穗村造酒等。攻上野

山。而自圍長谷堂。未下。會關原敗報至。兼續欲還

軍。恐敵追躡。與親憲議之。親憲曰。吾與溝口左馬

在前軍。固守山麓。然後使諸隊退。兼續從之。親憲

與左馬赴前軍。未成陣列。兼續遽令諸隊退兵。義

光尾之。我兵擾亂。死傷無算。親憲左馬苦戰卻之。

日暮據山而陳。義光布陣相持。是夜。親憲至。兼續

營。謂曰。嚮約吾與左馬整陣。而後子退兵。則可以

萬全。子何收兵之急遽也。兼續莫以應。且日退兵。

義光又追躡。親憲據險發銃。追騎不能進。義光子

義康。以伊達氏援兵。橫擊我軍。城兵亦出戰。死傷

甚衆。親憲等力戰。終收兵還。而主水造酒等。圍上

野山。為城兵所破。死之。三成既就擒。景勝削封。貶

遷如親憲言。烈祖成績。大坂冬役。親憲從景勝戰

鷓野有功。東照公巡視諸營。慰勞景勝。因賜賞

書。親憲及安田須田。鑲嶋津諸將。諸將皆拜謝而

退。親憲獨留。讀賞書畢。謂本多正信曰。文意詳悉。不堪感銘。退語人曰。吾自幼從先公。劇戰垂死者數矣。而未嘗賜賞書。今日之戰。兒戲耳。而反賜賞書也。親憲為人恢濶。有膽略。善用兵。其接人無所親疎。最愛才。以故士卒樂為之用。又多才藝。好聯歌。嫻茶儀。景勝性寡言。過威嚴。將士進見。不敢仰視。至親憲見之。從容自如。或侍宴。酒酣興至。乃起舞。景勝亦樂之。親憲年八十餘而沒。子彌七郎有故辭。祿去。及景勝卒。子定勝立。命親憲族杉原五

郎左衛門承其後。

將士列傳

小島一忠

小島一忠。稱彌太郎。性多力。仕上杉謙信。天文十一年。胎田常陸作亂。一忠從謙信而走。謙信與兄晴景。戰杵崎。及下濱。一忠從有功。當謙信與武田晴信。相持川中島。使一忠於晴信。晴信預畜獬狗。比一忠至。放之。一忠進致謙信旨。未訖。狗猝來。齧其脚。一忠自若。直以右手拉其口。徐致旨訖。復受晴信對。臨去。投狗於地。鼻口出血立斃。一忠復命。

具白其狀。謙信稱快。謙信嘗巡境內。遇渠水橋斷。不可渡。一忠乃持二丈板架渠。謙信騎以過。及謙信卒。去仕葦名氏云。上杉家將
士列傳

竹股朝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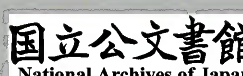
竹股朝綱。稱參河守。上杉氏臣也。從謙信。數擊武田晴信於川中島。每戰有功。謙信卒。景勝立。天正十年。景勝使朝綱及川田長親。中條景資等守魚津城。以備織田信長。四月。織田氏將柴田勝家。佐佐成政等入越中。攻魚津。朝綱等堅守。景勝在關

山。聞急赴援。軍天神山。與織田氏兵相拒。五月。城中食竭。會信長遣別將侵越後。景勝聞之。収軍去。遺書城中曰。信長遣兵入我疆。我不可留。汝等宜速致城歸。城中得書。議曰。乞降致城。雖君命不可從。唯當自殺以報國爾。六月二日。諸將夜訣飲。朝綱照燭再讀書。拜曰。吾雖不肖。為上杉氏世將。自古死難者。恥為敵所獲。自殺後。或縱火燒屍。使敵不能辨。死同犬馬。非我意也。我死後。勿火城。勿匿屍。使敵易辨。使天下後世知我節。於是具記已

姓名木牌。絲貫耳。伏又而死。長親景資等十一人皆倣之。士卒悉自殺。無一人免者。城陷。勝家等觀之咋舌。

論曰。余錄節義之士多矣。未見臨死慷慨奮激。如竹股朝綱也。數百歲之下。聞之尚使人毛髮悚豎。顧當時親見之者。果如何哉。或曰。士臨危。惟恐不得死。死而得所。我事畢矣。而猶識其姓名。以求人之知己。無乃近好名乎。嗚呼。向使朝綱真有好名之心而為之。君子猶有取焉。况萬無此心乎。當戰

國時。士之負材能。脩節義。身死而事迹不著。後世傳記。無得而徵信者。何限。無他。當其變故倉卒之時。官卑身賤。名未顯。故傳者失之耳。使朝綱如古大將之任方面。其君賴之以為重。名聲傳播當時。則其死狀不患不表著也。上杉氏重臣直江杉原以下。藉藉人口者。不為少。而朝綱獨不與也。其守城亦在十二將之列。非專當留守之任。則知其任輕身賤。特由此一節而有聞耳。不然安得傳之後世而不朽如今日乎。此朝綱所以不能已。而謂之



好名可乎。明魯王之亾也。王之仁入海而敗。將自
 沉。既而曰。吾死此。誰知名節。乃揚帆抵松江。就執。
 清兵令其易服薙髮。不屈而死。夫之仁始降後悔。
 又嘗入方國安黨。固非純忠者也。然以末路翻然。
 明目張膽死節。識者猶憫而錄之。而况終始完節。
 又臨死慷慨如此者。可不謂義烈之士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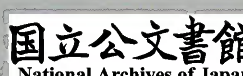
岡左內

岡左內。仕蒲生氏鄉。及氏鄉卒。子秀行徙封宇都
 宮。左內與栗生美濃。志賀與三右衛門。布施次郎

右衛門等。俱去仕上杉景勝。關原之役。景勝使左
 內助福島城將本莊重長拒守。秀行受東照公
 命。伐會津。陰使人招左內。及栗生美濃等。左內美
 濃辭曰。蜂蟻猶知恩。况委質仕人而可負乎。若一
 矢與君周旋。或有危急。臣等且回騎以避矣。武德安民
記是時。伊達政宗將攻福島。聲言攻梁川城。重長
 聞之。使左內及布施次郎右衛門。志賀與三右衛
 門。富田將監。將兵援梁川。途遇政宗於松川。諸將
 皆曰。衆寡不敵。待敵半濟而擊之。左內曰。未見敵

隻騎聞衆而懼。非夫也。我且濟而戰。諸將不從。左內獨率其兵四百騎。濟而陣。布施志賀等數十騎。繼濟。屬左內。頃之。政宗以一萬五千人來圍左內。左內扞戰。其兵。屢餘百騎。乃潰。圍濟川退。布施志賀皆戰死。敵兵亂流競進。左內留戰。政宗躍馬進薄左內。左內顧擊政宗。中其胄。不傷。再擊斷其裳。政宗馬驚而逸。遂進攻福島。重長出城擊卻之。參取關原記大。全。勇士武功傳。及景勝徙米澤。左內致仕。政宗招左內。左內辭而不就。後復仕蒲生氏。食祿一萬石。

家素富。常列金席上。愛玩世鄙之。一日隣間有鬪。諍左內方玩金。聞之直把刀赴救。經宿而還。亦未嘗問金也。關原之役。獻一萬貫。其主景勝曰。知君不乏也。願賜之。從者。又數遺金。其儕輩。以是世亦稱之。左內後稱越後守。歷仕秀行忠鄉。以壽終。臨終。分予金舊故。盡燒債券。左內既沒。子左衛門嗣。至左衛門子源五郎。去蒲生氏云。武功傳。論曰。人固不易測哉。岡左內之玩金為娛。所謂一守錢虜耳。及一旦有急。獻金其君。賑施朋友。而後



知其所以貨殖者。欲施之於用也。夫人之於貨。君子小人同好之。而所以好之者異也。小人之好之。爲自奉。君子之好之。爲有用。惟其爲有用。故其好之。或過於常人。其節儉有人情所不能堪。往往招人指譏。然及施之於用。而後壓服衆心焉。日根野備中使朝鮮也。借金黑田孝高。旣歸。懷金詣孝高。孝高爲置酒。適有贈棘鬣魚者。命吏烹其骨爲羹。而貯其肉。備中心鄙之。宴已畢。出懷中金還之。孝高不受。備中大愧。夫孝高之烹骨爲羹。人情所不

能堪。而其不受金。可以見異於常人也。蒲生氏鄉嘗謂東照公吝於財。及細川忠興借金關白秀次。不能償。將坐於此。乞救。公。公直出黃金二百枚。鎧篋中予之。不責其報。公與忠興。非有平生之歡。及聞其急。乃曰。我所以平生蓄積者。爲有今日也。庚子之役。忠興首從關東。以爲諸侯之唱。未必不以此故也。古人有言。城郭者。我之命也。財賄者。人之命也。故施之於有用。可以解人之急。可以制人之死命。施之於無用。與瓦礫糞土何擇。如

左內者可謂知所用哉。

佐久間十藏

佐久間十藏。父曰帶刀。帶刀仕柴田勝家。後有故仕織田氏。在安土。與人鬪。諍見殺。十藏猶幼。勝家收而養之。遂仕勝家。及勝家為羽柴秀吉所敗。走北莊。集兵城守。十藏先衆入城。時年十五。先是十藏娶前田利家女。其臣說曰。君年少。何必爾。且前田公在府中。君盍潛逃歸之。十藏曰。先考背主公。事右府。俄遭變故。主公不罪。收我襁中。且賜采邑。

今乃忘恩。依舅氏求活。不如死也。終守節死。

太閤記

松平市左衛門

松平市左衛門。佐久間盛政臣也。盛政為金澤城主。賤岳之役。市左衛門從盛政有功。病創。還入北莊。既而柴田氏軍敗。盛政為擒。市左衛門與父甚五兵衛。俱從勝家城守。勝家謂市左衛門曰。事急。汝須去守金澤。對曰。離君棄父。恐為人所彈指。汚松平二字。終與父死之。

太閤記

後岡平右衛門

後岡平右衛門。瀧川一益臣也。起微賤。擢為隊將。數有功。後違旨屏居。柴田勝家聞之。密招平右衛門。平右衛門辭曰。臣被瀧川氏恩顧。今雖有小故。奈何負恩。無幾得釋。天正十年。一益與北條氏戰。武藏不利。平右衛門謂津田次右衛門兄弟曰。事急矣。我與子留死。以免主公。如何。津田然之。於是馳使一益告訣。與津田兄弟肩敵陣。苦戰死之。一益得間脫走。太閤記

金上盛備

佐瀨平八郎

金上盛備。佐瀨平八郎。皆葦名氏臣也。並以驍武稱。天正九年。葦名盛隆。任三浦。遣盛備入朝謝恩。朝廷以盛備任遠江守。後盛隆為其下所弑。其子龜王天。將士議迎佐竹義重子義廣。奉為主。十七年。盛備從義廣。與伊達政宗。戰摺上原。前是猪苗代盛國。叛降政宗。諸將皆疑懼。無有鬪志。軍終大敗。義廣脫身走。盛備苦戰。鎧袖血淋漓。駐馬約肚帶。謂其下曰。噫。累世葦名氏。可無一人死難之臣乎。吾且留戰死。適有二騎揚鞭來。即佐瀨氏臣。

也。盛備呼曰。平八如何。對曰。既死矣。臣等為亂兵所沮。不得共死。是以此。盛備曰。吾則後矣。汝第速去。遇爾所識。為傳我戰死之狀。二兵曰。臣固決死。奈何偷生。終與邀敵軍。健鬪死之。平八郎。富田美作次子也。出為佐瀨大和守後。是日。收敗兵退。其下渡邊伯耆進曰。君兄弟皆已建功。而君獨空退可乎。平八郎慨然回馬。肩敵軍死。會津四家合考。按葦名家

黑澤甚兵衛

記盛備作盛春

右京大夫義宣

黑澤甚兵衛。初仕小野寺氏。後去為佐竹義宣臣。為人寡言。外柔而內剛。佐竹氏臣以其新進凌侮之。嘲罵百出。甚兵衛如不聞者。不與較。眾以為怯。大阪之役。從義宣西上。途過岩崎。有一老父。迎甚兵衛。揖曰。吾觀卿往日調馬之狀。非庸庸者也。知此行必建殊勳。贖以一大刀。眾竊異之。既至大阪。義宣命甚兵衛樹竹柵于今福。時十一月二十五夜。天闇。士卒持炬而從。城兵望炬。放銃如雨。甚兵衛乃令士卒列炬于地。退數步。丸叢炬火。甚兵衛



名節錄
卷之二
曰可也。督士卒樹之。及炬燿而柵成。不損一卒。還報焉。梅津某。佐竹氏驍將也。素輕甚兵衛。謂曰。敵銃聲不絕。汝樹柵無乃鹽乎。甚兵衛作色曰。柵之堅鹽。請往檢之。且欲知下官勇怯。觀明旦之戰。辭氣凜然。聞者驚不類其平昔。翌日臨陣。果健鬪有功。衆始服其勇略云。與羽永慶軍記

車善七

車善七。佐竹義宣臣車猛虎翁也。義宣之移封于出羽秋田也。猛虎獨留不從。及松平康重檢常陸

地。猛虎煽動土民作亂。欲以復佐竹氏舊封。事覺。爲康重被捕斬。善七逃匿草野。謂殺吾兄者康重也。令康重殺之者將軍也。吾必爲報讎。將軍者。謂台德公也。乃往遊江戶。變姓名入府。爲拏鞋奴。常從。欲刺。公者三手戰而不果。公覺之。執縛親詰。善七具以狀對。公曰。義士能改心事吾乎。善七曰。今日之事。惟有死而已。公益義之。卒釋之。善七拜謝曰。小人不自量。敢圖大君。罪不容誅。縱被寬舍。臣豈抗顏與人相齒。請去爲乞人之長。

於是善七被髮徒跣。行乞于市。遇衆乞有惠。衆乞
悅服。久之。善七以病死。臨終。謂其子曰。吾嚮蒙將
軍恩貸。常念所以報之者。故就衆乞中。收錄勇敢
才力者。有年于此。自誓國家若有緩急。將與此輩
顯場一戰死之。今也不幸。吾命在旦夕。不無遺憾。
因令取一帖子于枕中。卽乞人名簿也。曰。某者。本
某氏臣也。以事匿於乞。資性豪宕。吾擢爲百乞之
長。某者。嘗事某侯。以幹事稱。吾擢爲百乞之長。如
是者。凡五六十人。部伍井然。隱乎一大堅軍也。曰。

噫。多少貌貅。今無所用之。遂投帖子于爐火中。瞑
目而終。聞者隕涕。明良洪範。按藩翰譜。車猛虎作郡馬猛虎。

奧村永福

奧村永福稱助右衛門。前田氏世臣也。前田利家
與佐佐成政有隙。城末森。今永福守之。以備成政。
天正十二年九月。成政自將八千騎。來攻末森。時
城兵僅三百人。永福告急利家。勵衆扞禦。城外礮
銃晝夜不絕。城垂陷。永福欲自殺。其妻加藤氏煮
粥。自巡俾食士卒。曰。聞往昔有楠氏者。以孤城拒

末森在加賀能
登界

百萬兵。諸君努力。能支一夜。則明日金澤援兵至矣。士卒皆奮。既而利家得報大驚。不暇集兵。即夜單騎赴末森。騎能屬者百人。比至末森三千人。利家分兵繞敵後。而自衝成政軍。永福開門出戰。大敗之。利家賞其功。賜牙旗甲冑寶刀。及黃金若干。

參取錦里所撰永福碑文。常山紀談。十五年。豐臣秀吉西征。永福從利長攻巖石城。有功。小田原之役。從攻松枝。及八王寺。先登。其子榮明。易英。並獲首級。永福歷仕利家。利長。利常。參與軍國事。晚讓家榮明而老。自號

快心。寬永元年六月。以壽終。年八十四。子孫相繼為國老。節取碑文。

橫山長知

橫山長知。稱三郎。美濃人。父曰長隆。長知七歲。投禪寺讀書。聰敏過人。天正十年。長隆攜長知如越前。仕前田利家。時長知年十五。為利家子利長近昵。十一年。羽柴秀吉與柴田勝家戰柳瀨。長隆父子從利長援勝家。勝家敗。長隆戰沒。長知殿而退。敵追躡短兵接。長知返擊數四。斬其驍騎。利長黃

名臣錄 卷之三十一 關原之役

其壯勇。十二年。佐佐成政。襲末森城。長知從利家。赴救。擊成政破之。十三年。從攻鳥越城。與佐佐氏。驍將印牧某鬪。被創。十五年。秀吉西征。長知從利。長攻巖石城。與陰山某。大平某。俱進逼城。多所斬。獲。小田原之役。利家利長。將北陸兵。從信濃。進攻。松枝城。長知為先鋒。拔城。遂圍八王寺城。獨進踰。城。城兵以槍鏃之。墜而復登。終拔城。功第一。長知。為人沈毅。有威容。奉上弗懈。利長愛其器略。委任。之。關原之役。從攻大聖寺。為先鋒。後長知忤旨。被。

譴責。斷髮屏居。利長怒不解。遂出奔匿山科。號石。菴。及大阪之役。作。東照公召長知。豐臣秀賴亦。誘以封土。長知並辭之。曰。我受前田氏恩。不願他。仕。是時。利長既卒。子利常受。公命。率軍赴大阪。長知聞之大喜。乃攜其子康玄。長治。馳至越前。瞰。利常過。拜伏道側。曰。臣願執羈勒。自効以償罪。利。常嘉其忠誠。復舊祿。且命曰。北陸之民。動輒煽亂。汝宜速之本州。以鎮之。於是長知赴金澤。二子從。利常西上。明年軍再起。利常命長知將前軍。擊渡。

名臣錄 卷之三十一 關原之役

邊糺。後藤基次等破之。及城陷。諸軍競進。萬象重沓。長知率騎士。左右分列。部伍整肅。不可犯。利常嗟嘆。東照公遣使褒獎長知。自是眷遇日渥。參與政事。正保三年正月。沒。年七十九。生八子。長子康玄嗣。第三子與治。仕幕府。賜采邑。節取錦里撰長知傳

山田勘十郎

山田勘十郎。前田氏臣也。年十四。復父讐。後掌府藏管鑰。利長嘗命勘十郎急持管鑰來。來稍遲。利長怒杖擊之。流血被面。勘十郎廼跪伏。刀脫出室。

利長以為有異心。益怒。再舉杖欲擊之。左右諫止。於是勘十郎稱疾屏居。及關原之役。作。利長攻大聖寺。勘十郎率手下兵六十騎。攻城先登。被創命。從者曰。及吾未絕。速昇吾詣主公。利長見勘十郎。悔惜出滄曰。吾負汝。遂沒。年二十。常山紀談

飯田覺兵衛

飯田覺兵衛。初稱角兵衛。加藤清正臣也。朝鮮之役。從清正攻晉州城。先登。豐臣秀吉。賜賞書。清正并褒角兵衛。命邦俗謂連武者。稱覺者。及淺野



幸長守蔚山。為明兵所圍。清正自機張赴援。覺兵衛與森本義大夫等從焉。以舟師逆擊明兵於江中。奪虜艦二艘。盡殺其兵。既入蔚山。與義大夫等將兵三百人。夜襲明將李如梅破之。斬首七百級。朝鮮征伐記清正卒。子忠廣立。為人庸劣。嘗謂左右曰。吾願筋力倍入。襲兩甲以臨陣。可無矢砲之懼。覺兵衛進曰。先公以一領甲。建賤岳七槍之功。爾後陷陣拔城。未嘗被創也。終宣威於海外。以鬼將軍稱。未嘗用兩甲。苟恤民愛士。則一軍皆為我用。謂

之重。襲一軍之甲亦可也。若不植恩信。上下懷攜貳。縱襲百甲。為何用也。既退。泣曰。何與先公不相肖之甚也。無幾。忠廣得罪國除。覺兵衛乃隱京師。兩夜燈後應黑田氏招。以隊長出戍長崎。會蠻船至長崎。鎮府命覺兵衛備之。且欲徵發援兵。覺兵衛受命不請援。黑田氏將士皆尤覺兵衛曰。虜情難測。若有變。寡兵難拒。何不請援也。覺兵衛曰。我與鍋島氏。蒙命戛番屯戍。豈非以有今日之事耶。縱令虜船百千來寇。亦不得辭。况區區一隻船。未見

其變而遽請援兵。吾恐為鍋島氏笑。貽國家之恥。吾自出國。既分死。若有變。致死而已。所以不請援也。將士皆服。於是覺兵衛自乘哨船。備火器。部勒隊伍。指揮進退。如馳陸地。世稱之。明良洪範初覺兵衛隱京師也。語人曰。吾一生為主計頭公所瞞過矣。吾之從軍。肩矢砲。踰屍而進者數矣。及軍既罷。顧見同儕死亡相枕。乃惕然意悔。欲脫戎服去。則賞賜隨及焉。曰。今日之捷。因汝之功。吾感恩遇之厚。欲去而不能。終至為隊將。是非為其所瞞過耶。談政

森本義大夫 貴田孫兵衛

森本義大夫。貴田孫兵衛。皆加藤清正臣也。文祿元年。朝鮮之役。作俱從。清正航海。九月。清正至龍心。欲攻意丹城。義大夫與孫兵衛爭先鋒。怒將鬪。清正止之曰。當以明日戰。功定之。二人乃寢。各歸其營。義大夫冒夜獨騎至城傍。以待黎明。清正將八千騎向城。孫兵衛先中軍三町。遙見黑甲騎駟馬。漸近。即義大夫也。義大夫罵曰。汝已爭先。乃俟天明而來也。孫兵衛曰。何論遲速。唯在勝負如何。

爾。義大夫卽下馬直薄城。城將類巔閉門出戰。義大夫進與一虜相搏。義大夫貌短小。爲虜所伏壓。卽拔刀仰刺。躍起斬其首。孫兵衛繼進與虜將敦敦賀搏。俱倒地。敦敦賀長八尺。有膂力。攫孫兵衛胷伏之。孫兵衛欲拔刀。刀長不遽脫室。旣脫。刀折。終見殺。清正麾衆齊進拔城。類巔遁走。清正召義大夫賞其功。加賜五百石。義大夫流涕曰。昨夜臣與孫兵衛有違言。今也隕命。臣欲救之。爲虜所遮。使渠獨死。臣有遺憾矣。初。清正之赴國都。命孫兵

衛使名護屋行管。孫兵衛辭曰。臣欲從君致死於國都。今日之命。殊非所期。清正曰。使者非其人。恐失殿下意。是重任也。非汝無可者。終遣之。孫兵衛有母。年七十餘。以使事急。不得過省。遣一奴往問起居。母仗杖送奴門外曰。汝還語吾兒。勿以吾老爲念。吾餘命不足惜。惟恐兒臨難眷戀私親。墜公事也。孫兵衛聞之。感激旣復命。具以母言告。至是。清正索屍枕之股。哭曰。汝前言猶在耳。今果踐其言乎。乃殮還之鄉。召其衆。賜以兄祿。一軍感泣。明

年六月。義大夫從攻晉州城。先登。鉛中脛傷焉。秀吉賜書清正。賞義大夫。義大夫初稱儀大夫。至是命夏稱義大夫。及淺野幸長守蔚山。爲明兵所圍。清正自機張赴援。明兵以船逆戰江中。義大夫與飯田覺兵衛等。進擊奪虜船二隻。入蔚山。夜襲明將李如梅。破之。義大夫從朝鮮之役。前後七年。功最多云。朝鮮征伐記

三宅喜藏

三宅喜藏。加藤清正臣也。關原之役。大友義統攻

水付。水付。細川氏屬城也。守將松井某。有吉某。請救於清正。清正命喜藏赴援。喜藏辭曰。臣願效力先鋒。不欲赴他。清正怒曰。我以汝爲可任用。今乃貪一己之功。不忠莫大焉。卽逐之。喜藏出過其友莊林隼人。告之以故曰。吾得罪放逐。然非吾公。天下無復可事之主。因請匿隼人家。常山紀談及清正攻宇土城。喜藏潛從軍。夜過鹽田口。伏城傍。及曉。城將南條元琢。出偵我軍。喜藏躍起。揮槍傷其面。與之相搏。城兵出救。清正望見曰。彼非喜藏乎。勿

使死敵麾下。士飯田覺兵衛等以五百餘人馳援之。元琢乃入城闔門。清正召喜藏。釋其罪。厚賞之。喜藏後更稱角左衛門。食祿五千石。關原記 大全

福島丹波 大崎長行 熊澤半右衛門

林新右衛門 可兒吉長 小田孫兵衛

福島丹波。播磨人。關原古 戰錄仕福島正則。為入朴強。

正則重之。給祿二萬石。關原之役。從擊宇喜多秀家。破之。既而西軍大潰。宇喜多氏敗卒。過我營而走。丹波受旨。遣兵追之。適黑田氏將後藤基次至。

見宇喜多氏兵走。謂丹波曰。子速追之。必有獲。丹波笑而不答。既而向所遣兵獲首級歸。基次歎曰。何敏也。世謬傳。基次教丹波成功。丹波聞而銜之。以為基次宣言之也。後基次去黑田氏如京師。過官嶋。正則聞之。欲召用。使丹波言其情。基次對曰。必三萬石。則敢委質。丹波復命。正則掉頭曰。舊功如汝。猶二萬石。何況於彼乎。丹波薦之曰。願君聽彼所言。臣亦以是得名。今君以三萬石召彼。則世將謂基次猶如此。使丹波仕他。必得四萬石。以世



臣故安小祿。是非獨基次之榮。亦臣之榮也。不聽。
智將名 言集 丹波貌醜而跛。關原大捷後。東照公召

諸侯家臣有功者。賜盃。福島氏臣尾關石見。長尾

隼人。及丹波皆與焉。隼人欽唇。而石見瞎。三人同

進。左右皆掩口而笑。既退。公叱左右曰。彼輩皆

以功名顯。乃真丈夫也。汝等安得以其貌嗤之哉。

左右皆有慙色。岩淵 夜話 元和五年。正則在江戶。得罪

奪其封。處流。時丹波留守廣島。大崎玄蕃守鞆。

台德公遣永井直勝。松平忠良。收廣島鞆二城。命

山陽山陰諸侯。戒嚴。直勝忠良率兵至廣嶋。傳命丹

波。丹波自若。徐曰。後當自往答。於是丹波令國中

曰。主公得罪放廢。今使者數輩來收城。然主公父

子生死未可知。宜急來守城。過申牌不來者。除籍。

永為不義徒。將士聞之。爭入城。有林龜之丞。是日

與曹輩偶遠出漁。其僕來告。大驚馳歸。則城門已

閉矣。其友逃去。龜之丞獨留。數乞門者。不肯納。龜

之丞乃大聲呼曰。我今日有故。遠出後期。壯士惜

名。豈求生哉。遂自殺。門者驚救。已絕矣。丹波聞之

憫惜焉。既而城中守備略具。於是丹波使人對使者曰。謹聞教命。寡君蒙罪處流。没入廣島。納兩城。丹波不敢有化。唯未知寡君生死如何。且兩城關原之役。以功賜寡君。寡君謂臣及玄蕃等曰。此皆汝等功。今以兩城屬汝等。汝等能守之。緩急枕此城而死。臣奉是言周旋。非有寡君命。臣雖死不敢奉命。使者曰。不日取正則手書示之。汝丹波又使言曰。然則書未至之間。請移貴隊於境外。使者許之。為退兵三里。頃之正則手書至。丹波拜讀。

常陸介重茲

畢。因謂使者曰。寡君手書至。當速致城。唯寡君夫人及羣臣妻孥。不可徒步。願給船五百艘。若不得命。先殺妻子。而後自殺。使者為給船如數。丹波乃載正則夫人。羣臣妻子。及貨寶於船。臣下守義者。遁城者。具題之。實館壁上。武器財物盡記之。留兵監守而後去。不詳其所終。參取名言集。元寬日記。在廣島。聞正則獲罪而逃者三十人。目之曰。間踰。叔。妻子。城中而守者。目之曰。全守。逸。妻子。而自守者。目之曰。半守。京師。耳塚。傍。建。標。各題其名。分為三等。後間踰者。皆餓死云。

大崎長行。稱玄蕃頭。小字與一郎。仕木村重茲。每

戰有功。敵畏之。呼稱鬼玄蕃。後仕福島正則。正則之從。東照公討上杉景勝也。使津田繁元及長行留守清洲。會石田三成起兵美濃。遣使來說曰。內府將不利豐臣氏。諸侯相與討之。福島公素為豐臣氏勳家。其與之審矣。宜速納我兵。與扞東師。繁元以為然。約納西軍。長行聞之。大怒曰。未有君命。何輕卒如此。若彼來攻。當背城戰死耳。於是急修守備。馳使告變。正則時正則從。公于小山。公謂正則曰。清洲當東西之衝。若為敵有。非我之

利。孰守之也。言未畢。長行使者適至。公歎曰。吾固聞有玄蕃者。左衛門大夫得佳士哉。無幾。正則從破西軍於關原。三成等就擒。以功封安藝備後。正則命長行及松田下總守鞆城。及正則在江戶。得罪奪封。下總欲遣長行往廣島而已。獨守城。給長行曰。聞幕府十萬兵來圍廣島。三原北條諸城主皆棄城集廣島。子盍往而同守。長行不肯曰。無君命。城不可棄也。既而聞幕府使者來收廣島。下總日夜修守備。長行獨坐睡而已。眾皆稱下總。嗤

不創金 卷之三 同日正

長行長行聞之曰。今受天下之兵。雖有金城不可守。吾欲自殺。以免無辜。不須守備也。一城聞之感。服。勇士武後大納言紀伊侯賴宣召福島氏臣村上某。真鍋某。及長行。祿之。一日召三人。問少來戰功。村上真鍋各陳其功狀甚詳悉。一坐傾耳。次至長行。一無所陳。曰。臣初稱與一郎。仕木村常陸。以鬼玄蕃稱。仕福島正則。將一面守鞆城。君以是看愚臣平生。安藤直次侍側。稱曰。可謂要言不煩。武邊

咄聞書

熊澤半右衛門尾張人。父曰平三郎。初仕柴田勝家。勝家亡。仕福島正則。為步卒隊長。熊澤了介正則之得罪也。從在江戶。幕府遣兵圍其第。第中士皆逃走。半右衛門與後藤木兵衛。自變羞膳。正則切齒欲出戰。半右衛門諫曰。縱令臣等從君出戰。徒為亂兵所辱。不如自殺也。正則乃止。既而宥死。徙信濃。半右衛門護正則以往。武將感路有訛言。半右衛門欲死難。正則感嗟憾。初不識其人也。後去仕中納言水戶侯。事跡考

名節錄 卷之三 同日正

林新右衛門福島氏臣也。正則在江戶得罪也。新右衛門為女保。謂正則曰。若兵侵逼。君自為圖。至閨愛。則臣能處置之。縱火匿其屍。而後臣殉之。君勿勞慮。及正則宥死。徙信濃。新右衛門去隱京師。以是名顯。諸侯爭召之。辭曰。臣年踰七十。不足復用。故人或勸為子孫計。新右衛門曰。無功食祿。恥莫大焉。禍自是生矣。使我子孫受素餐譏。非愛子道也。竟不仕。終于京師。武將感狀記

可兒吉長。稱才藏。尾張人。初仕豐臣秀次。後有故

美濃守氏規

去仕福島正則。食祿七百石。武邊咄聞書。按關東古戰錄。吉長作吉晴。

云吉晴初仕佐佐成政。又仕織田信孝。後仕三好秀次。長久手之役後。去仕福島氏。豐臣秀吉之討北條氏也。吉長從正則攻韭山城。城將北條氏規出拒。吉長與福島丹波長尾隼人村上彥右衛門等挺身而進。諸軍繼之。氏規乃退入城。吉長追之。城兵急闔門。吉長投槍。槍竿于門。不得闔。吉長奮進爭門。會槍折門闔。矢砲霰發。吉長被創。與丹波等俱退。正則賜薙刀賞之。且戒曰。自今持重勿輕進。古戰錄關原之役。從攻岐阜。拔之。進屯赤坂。

樹竹柵守之。與西軍相對。正則遣吉長使某氏營。副以一壯士。壯士謂吉長曰。請行柵外。吉長曰。敵矢砲可慮。不如行柵內。壯士以爲怯。不從。獨從柵外往。旣致命。吉長乃欲從柵外還。壯士色變。擧蹙曰。吾殆爲矢砲所中。請行柵內。吉長曰。嚮吾欲與子俱。顧未達君命。卽殞命。不忠莫大焉。今旣畢使事。死不足愛。壯士止之。不聽。獨從柵外還。復命。武者。是時。東軍諸將皆休戰。以俟。東照公至。石田氏臣有湯淺源五郎。善騎射。一日。近福島氏營。調

馬賈勇。吉長見之。乃撥同裝甲。躍馬馳出。與源五郎搏。兩軍注視。吉長終斬源五郎。奪其馬。騎而近西軍。盤旋數回。西軍認鎧馬之色。以爲源五郎也。旣而縱其馬。復騎已馬還。兩軍大呼。正則怒其犯令。拘吉長管中。無幾。東照公至。正則獻首級。公歷觀至源五郎首。正則具以吉長犯令狀白之。公深嘉吉長膽勇。召見特宥其罪。正則在旁。叱吉長曰。汝以犯令。終無涓埃之功。吉長對曰。臣自獲罪。自分誅戮。以爲死一耳。與其死于刑。寧死于敵。是

以常潛出戰。每獲首級。輒挿竹葉鼻耳中。棄去。顧少年輩收拾。既獻之左右矣。檢之。果得十七首級。公稱嘆曰。自今宜稱笹才藏。由是笹才藏之名顯天下。武者物語頭書。按笹國字竹葉也。既而東西軍大戰于關原。正則為先鋒。吉長以隊長從焉。并伊直政。護公子忠吉。過正則陣前。吉長見之。下馬橫槍呵曰。犯令踰先鋒而進者誰。對曰。公子下野守。并伊兵部。親為斥候也。吉長曰。斥候不可多兵。直政乃附兵其將木股某。而自與忠吉以二十騎馳赴島津氏

陣。吉長與福島丹波等擊宇喜多秀家破之。責而者草吉長臣有竹內久右衛門。亦驍武。吉長每獲祿多。少必割半予之。吉長年老益健。跨馬馳驅。勝少壯輩。素信愛宕神。常曰。吾必以愛宕祭日死。及期潔齋。著甲佩刀。倚胡床而終。世以為異。咄聞書小田孫兵衛。性果斷而貌醜獐。初仕毛利氏。不見遇。去遊廣島。寓福島氏臣村上彦右衛門家。孫兵衛素善筆札。彦右衛門心異之。一日謂國老福島丹波曰。客有小田孫兵衛。其人姿貌不揚。然善翰

墨公宜舉之。丹波諾而未果。會福島正則在江戶。得罪國除。幕府使者來收廣島。衆議喧然不決。孫兵衛謂彦右衛門曰。初吾以子為可與謀。今何決事之遲也。今日之計。唯有背城一戰。不克則割腹而死。何紛紜乃爾。彦右衛門壯其言。語之丹波。丹波歎息。城守之議始決。乃作書。具以孫兵衛言報正則。正則深嘉其義。署牘背遺孫兵衛褒獎之。更諭丹波以致城。後不知其所終。勇士物語一言集。智將名言集。論曰。福島正則之事。固無足道者。而其臣福島丹

波大崎長行。熊澤半右衛門。林新右衛門。當其貶遷流離之間。各能執義守職。所謂疾風勁草。無慚臣節。亦安可使其湮沒不顯哉。可兒吉長以竹葉證首級。小田孫兵衛臨變決計。皆可謂奇男子矣。尾關石見長尾隼人。與丹波俱為福島氏老臣。皆以驍勇聞。而石見隼人事蹟無所考。惜矣哉。

上田重安

上田重安。稱主水。為人短小而勇悍。關原之役。屬石田三成。得罪。削髮號宗古。依淺野幸長。幸長給



祿一萬石。終為淺野氏臣。明良重安素以嫺茶儀
 知名。幸長嘗修若山城。羣士皆輸作。重安身服枲
 黃綿短襖。抹額與衆周旋。衆見之。嘲嗤曰。我公亦
 大家哉。置萬石茶坊主。幸長聞之。召重安。賜佩刀
 曰。聞有嘲卿者。慎勿措之胸中。國家有事。其以此
 樹殊勳。重安受刀拜謝曰。苟有緩急。臣必滅血于
 刃。以報鴻恩。衆又嘲之曰。宗古所謂刀血。非鼠則
 猫。重安不與較。責而大坂之役。從幸長子長晟。赴
 和泉。初大坂誘紀伊人。乘虛起兵。欲夾擊之。四月。

但馬守長晟幸
長弟也幸長養
以為嗣

團右衛門直之
大隅守高綱

六郎兵衛尉重
政
大學則綱

長晟分兵返救。退次檜井。大野治房率兵一萬五千。
 追躡抵貝塚。塙直之為先鋒。來迫檜井。重安與龜
 田高綱殿。健鬪擊直之。各傷而退。長晟回騎赴援。
 重安裹創復馳。與高綱等戰益力。終破之。獲直之。
 及淡輪重政。岡部則綱等。治房走。難波重安獻首
 級於麾下。長晟嗟嘆。於是重安出衆中。颺言曰。公
 等嚮嘲我以茶坊主。今日一番槍。非茶坊主而誰。
 衆默然。無出一言者。貴而者草。按本書。檜井之戰。
主水獲敵將山縣三郎左衛
門。未知
是否。

川村權七

川村權七。加藤嘉明族將也。朝鮮之役。從嘉明攻唐島。奪虜船有功。秀吉譜嘉明之從。東照公東征也。命佃一成。堀部主膳及權七留守正木城。會石田三成起兵。將收東征諸將。拏在大阪。第者徙之城中。嘉明夫人亦與焉。主膳欲往而護之。航海如大阪。路梗塞不得達而還。權七慨然欲往。衆咸難之。權七矢曰。此行不能達者。不復生還。乃航至大阪。城中使者方來。促夫人甚急。期以明日。權七急

正木城在伊豫
温泉郡

式部少輔明成

修守備。會細川忠興夫人自殺以拒城兵。三成懼。徙質議即止。以故得免。既而毛利氏將宍戶某。曾根某等來攻正木。一成主膳擊卻之。事平。權七與一成爭留守功。嘉明諭權七曰。一成我之老。汝我之族。宜讓功。老臣權七怨望。致仕而去。嘉明怒。錮諸其所之。大阪冬役。嘉明留在江戶。子明成從東照公赴大阪。權七聞之。往謁嘉明曰。聞嗣君新從軍。今老臣皆既沒。無一可使從嗣君者。臣願從嗣君。致死以償過。嘉明大喜。待權七如故。慶長軍記正木

武德安民記及外史並作真崎城常山紀談二百

城前城按常山紀談權七以護大阪邸功賜

石權七懷歎望出奔嘉明被疑留江戶有流言第中恠

及大隈之役作嘉明疑留江戶有流言第中恠

恠權七聞之欲死難夜潛往謁嘉明悔過謝罪嘉

明大喜待權七如初第中如得一強援嘉明寵之

賜祿八千石尋病死後嘉明從會津思權

七日使川村在吾令掌政與本書不合

佃一成稱次郎兵衛加藤嘉明臣也朝鮮之役從

嘉明航海攻唐島一成冒矢砲登虜船虜以劍刺

其口一成怒益奮戰虜又挺倒之海中一成素善

泅其臣熊谷某授薙刀幹拯之一成既登又跳乘

虜船殺傷數人嘉明船軍之功一成為最關原之

役嘉明從東照公東下使一成及加藤內記等

留守正水城毛利氏將村上掃部曾根兵庫以兵

三千入伊豫來攻正水遣使城中諭以致城一成

與內記謀詐答曰請盡出妻子城外然後致城掃

部等信之退屯三津浦一成益修守備時藤堂氏

兵守大洲城許出援城中大喜一成曰敵雖衆以

義守之以謀擊之何患不克不幸不克即死之假

人之力雖克可耻也乃辭之一成聞疆內有叛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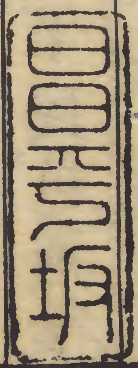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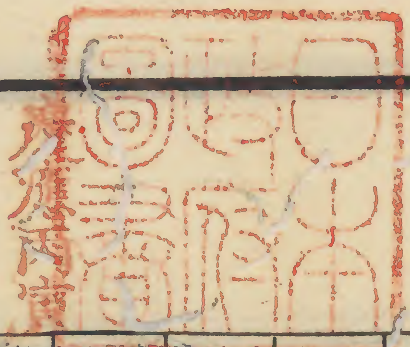
名部錄 卷之三 三三 同日茂茂

贈酒敵營。容募民之慧黠者數人，質其妻子，予金。餽遺敵營，縱反間曰：自嘉明領正木，政苛民困，今大帥臨我疆，百姓莫不悅服。且嘉明之東也，盡精銳自從，其留守者皆羸弱不能戰，而佃一成卧病，一城無鬪志。將遁，毛利氏兵聞之，益弛備。其一人潛歸報，一成曰：可也。乃令其兵皆尚白布於肩，為標幟。令曰：斬敵勿取級，聞螺而退。夜從間道襲敵營，縱火民家，敵兵擾亂。一成提薙刀督戰，大破之。斬掃部，身被創引退。既而兵庫來攻，內記出拒之。

于道後，一成歎曰：吾與病死於床，母寧死於原野，廼裏創而起，多作紙旗，張疑兵，驅城下民赴道後。毛利氏兵望見以為大援至，即引去。及事平，嘉明論夜襲功，一成不言其功，鞫虜得寶，嘉明乃賜鎧益祿六千石，曰：不失正木，汝之功也。慶長八年，嘉明城勝山徙焉，名曰松山。松山北築一寨，使一成守之。大阪夏役，從嘉明長子明成攻大阪有功。是歲幕府召一成赴江戶，賜葵章服。寬永四年，嘉明徙會津，加賜一成一萬石。十一年，以病沒。常山紀談本書

正木作松前。今從慶長軍記。
次郎兵衛一作四郎兵衛。

不備令
朱三
阿良
藤



名節錄卷之二

